



11101

說儲自叙



長樂郡  
振錄西  
諸善名

說儲儲冗說也說等耳大者揚乾經  
濟精者闡叢名理博者該洽古今乃  
冗者何當焉抑天下固有微而眦著  
亦或瑣而助洪故鷄毒也而藏橐谿  
毛也而登俎敝帚也而享千金詎謂

說之冗者果且無當哉予昔在南雍  
日從事攤卷所著有駢志業梓行矣  
以隨牒北也樞署中案牘稍稠濁然  
不移晷可辦每以公餘恣流覽隨所  
得筆之於是乎有是  
蓋

閒曹冷局既不得越俎而關肉食者

之謀復以款縻寡聞不得挾洙泗瀛  
洛之奧探二酉四庫之藏姑就睹記  
所及一抒偏管樊然雜舉不施門目  
予方慚其說之冗以為無當也而客  
有見之者且灑然有會於心謂可脩  
剗剗客之言曰儲說昉于韓氏不過

刑名家刻覈之緒譚耳子大夫之說  
儲采前聞而裏焉事即龐也而言較  
醇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吾  
深有味乎子之說矣夫市肆多列雜  
物欲置者並至所儲富也子之儲說  
幾是乎子咲曰茲一閔之市非五都

之儲也爰從客請出笥中之半錄之  
以當乘車

萬曆己酉嘉平穀旦海虞陳禹謨錫  
亥甫誤

說儲序

莊生卮言日出則博物以資  
談後固君子所不廢哉然必  
曰和以天倪知其不徒為訕  
者言也予生平善病惟善病

鮮涉戶外事恒以讀書永日  
亦惟善病所瀆惟道書不能  
運神明為博洽一日得錫玄  
子况儲瀆之不覺竟卷既索  
其餘瀆之不忍去手惟恐其

卷之竟也錫玄自幼博綜羣  
籍迨入仕即樞曹之務紛如  
而德周能事體合機神亦惟  
閉戶探討家蓄數萬卷之無  
遺覽之無遺憶蓋今之行秘

書也而其學淵源於莊靖公  
輒隨事借物以叢其奧肩倚  
足履無非道者是其博也為  
日出之卮言其所以博則和  
以天倪矣昔劉義慶為世說

膾炙人口後之襲之者無慮  
十百家而一無能逮則以其  
取類博而完道微也此說儲  
者完道同世說而取類淹百  
氏是為世說輔車倚以行遠

者也。宜予讀之。惟恐其竟也。  
予嘗嗤伯喈氏秘論衡為干  
古陋見。茲顛表之以公人。  
莊生他日又曰：終日言未嘗  
言。終日不言未嘗不言。錫玄

此說足以當之。謂之曰危言。  
日出和以天倪信矣。  
友弟巖激頓首撰并書。



說儲卷之一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著

長樂郭振聲書

擁書萬餘卷。即無假百城。

李謚

行書數十卷。當不易千

駟

劉晝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于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君子曰與其有身

後名何如當下恣流覽之為適也。昔人以讀書不

求甚解為善讀書。此有得于語言文字之外者。

晉陽之槐。一日三榮。三悴。

玉箱雜記

漢苑之柳。一日三眠。

三起。

三輔故事柳狀如人號曰人柳

比朝茵。薜花之一。發旋萎懸

矣。總不如大椿之春秋。塘水之候。一日再增。再減。

水經注潮汐塘水穴口之流一日十溢十竭水經注連

其增減信若潮水水淮水與樹水合其源出東比溝澮蹄泔之一盈

隨涸懸矣總不如大海之潮汐

山雞愛其羽毛映水則舞犀牛自惡其影不欲照見

常飲濁水物性相反如此夫羽毛在身輒自立妍

媼相起愛憎想何二物之愚也奈何哉人亦有之

何平叔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其

山雞之愛羽毛乎夏侯元讓悖惡其偏盲每照鏡

恚怒撲于地其犀之惡影乎

人之善不善佛家悉譬之如月不善者如月黑分去

謂既望日夜消滅乃至不現善者如明月淨分謂

至晦夕後漸至茲望日夜增明乃至月滿一切圓淨見雜阿此

亦論其大凡耳余謂雞鳴一念便有黑白二分我

我為善一日中白業也孜孜為利一日中黑業也

虛室生白緝熙光明尚從雞鳴一念始

無啟民其心不朽細民國其肝不朽所謂不朽者總

幻形耳如比干之心弘演之肝史傳載之以為美

譚夫是之謂真不朽

舟名馳馬

孫權時名舸為馳馬

言如馬之走陸也馬名驚帆

曹真

有快馬名驚帆

言如風之舉帆也今人見真景曰如畫見

畫景曰如真譚夢事曰如醒譚醒事曰如夢然則天下豈有定名乎白馬非馬吾有味乎公孫龍子之言

祥符中趙德明借粟百萬斛大臣皆請以違誓責之王魏公曰獨請具粟如其數于京師詔德明入京取德明慚而止王魏公識量于是加人一等矣余謂是策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秦興師臨周求九鼎

周君患之顏率請東借救于齊秦師既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至齊請疾定所從出之涂而遷鼎待命齊王乃止王魏公之具粟即顏率遷鼎之策也洪邁氏謂顏率不過兒童之見無足稱奇乃魏公用之卒為折夷狄奠函夏之石畫雞壅豕苓有時為帝誰謂戰國策士之言必無當哉

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巳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得失者類然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詈入也人情

乎。君子曰：凡涉于彼我者，類歟。

陳萬年之教不能行于其子，咸崔烈之杖不能行于

其子。鈞萬年教子以諂烈以銅王衍患妻郭之貪

戾而不能禁也。乃謂郭曰：非但我言不可，李陽幽州

刺史京師大俠亦謂不可，刑于之謂何而必假李

陽一言為重，所謂身不行道不能行于妻子。

陳蕃為豫章太守，特為徐穉設一榻，去則收之，為樂

安太守，特為周璆設一榻，去亦收之。古人，不輕設

一榻如此。管寧與華歆因歆看乘軒冕割席而坐

劉璉南史對孔邊因邊目送舉席自隔，古人不輕共

一席如此。張敷劉宋正見狄當周赴並呼左右

曰：移吾坐，遠客。江敷見紀僧真齊世祖命左右曰

：移我床，遠客。董昭枕蘇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

膝非佞人枕魏志張僧胤宦者候羊侃，侃竟不前之，曰

：吾床非闍人所坐梁書不以察察受汶汶，諸君子得

之矣。倘亦過自標榜乎。易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又

曰：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蓋毋為模稜，亦不立

崖異，惟中行，幾焉。

柳公權銀盃竊于主藏而晒為羽化張文定賢齊公銀

器盜于其奴而熟視不問裴行儉出瑪瑙盤廣三尺破

外國所得示諸將誤碎于軍吏韓魏公出玉盃盤藉錦置案

觴坐客亦誤碎于小史並了不為意四公汪度去

福心者相萬矣

望梅生津食芥出淚此五液之自外至者慕而垂涎

媿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者總之性情所鍾形

體隨之所謂志至氣次詎非一徵

昔劉伯龍南少而貧薄及歷武陵守貧尤甚常召左

右將營什一忽見一鬼撫掌大笑遂止聞之管子

曰釜鼓滿人概之人滿天概之夫貧不知安為鬼

所笑富不知足且為天所概矣惟善處貧富者天

無所施概鬼亦安所置揶揄哉

水族有嬾奴相傳楊家婦為姑所溺死化為魚脂

續則艸類有嬾婦桂林有睡艸見之則令人獸

亦有名嬾婦者如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

七源等蟲名守宮木亦有名守宮者郭璞曰守

宮槐晝日聶合而夜舒布是也鬼車鳥九頭獸亦

有九頭者王充曰蒼兕水獸九頭是也

知晉公子之必霸者以其從者三六狐偃趙衰賈作足以上

人知宋壽王宗之必帝者以其左右二人張晏楊崇勳

終至將相風雲龍虎良非偶然

文翁拔劍擊江神而迴復水遂平王尊執壁當金堤

而水波旋却武肅命強弩射海濤濤頭竟趨西陵

白沃史君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没人

之精誠至足迴狂瀾異哉

松封五大夫始柏封五品大夫武石封盤固侯宣和五年

鶴乘軒衛懿公蝦蟇得廩晉惠帝雞鷹食縣幹犬馬乃

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之封號並北齊幼主

夫木石鳥獸皆可以得爵祿然則爵祿何足以榮

士人

東平之柏西靡漢東平思王在國思歸京摩頂之松

東向玄奘法師取經手摩靈岳寺松曰吾西去太

原之葭南指五代漢高祖為節度使時太原葭曹

娥冢木若抱父屍明妃冢艸經寒自青又孰謂艸

木無情耶

石脾入水卽乾出水便濕。雀芋置乾地反濕置濕地反乾。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薇蘅艸亦然。禽卵生也而鶻鶻胎生。獸胎生也而囊狸卵生。記云蟄蟲坏戶始謂不及禽獸乃堯光之山有獸焉名猾。罽穴居而冬蟄。熊亦方冬入穴。惟自舐其掌。至始春出。每冬月于田中得土堅圓如卵者剖之則鶯伏焉。無復毛羽。郝鑿避難嶧山掘蟄燕食之。或云燕蟄水底是禽獸亦未嘗不蟄也。又溱川通竹無節。昌州海棠有香火浣布入火更鮮。吉光裘魚油。

錦入水不濡。物理之不易格者多矣。

乾鵠知來。猩猩知往。巢居知風。獺穴知水。運日知晏。陰諧知雨。燕避戊巳。鵲背太歲。內典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正于覺處見之。

劉晝制六合賦。魏收嗤爲大愚。邢子才亦狀爲疥駱駝。宋以六合爲家賦。試進士第一人爲王世則賦曰。搆盡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窟日月爲君之玉戶。金關此筆非疥駱。駝乎晝取名流譏而世則遭時主好力田不如逢年徵也夫。

言信 卷之一  
梁武帝宴羣臣于華光殿。令各賦詩。曹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就帝啟求時沈約賦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立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末太宗宴羣臣。亦各令賦詩。曹翰以武人不與。乃自陳乞應詔。太宗笑而許曰。卿宜以刀字爲韻。翰援筆立進中一聯云。曾囚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二曹並以介冑之夫效顰文士。造次所成。亦各有致。斯已奇矣。豈橫梁賦詩曹氏固有家風乎。

齊神武知慕容紹宗。唐太宗知李勣。宋藝祖知張齊賢。孰矣。皆不貴顯于其身。而畱以待後人。蓋誠恐人情感激不深。將來未必得其用。故畱貴顯之權于後人。俾若人者有所激而思效也。世主以智術收豪傑。大都若此。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實爲之役。後景宗貴而丁第竟爲楊有。錢思公治裝。龔美實爲之工。後龔美貴而

錢裝竟歸美。

龔美一作劉美。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多美手造者。又

王詵爲侍禁三班院。差監脩玉第。語同事曰。吾輩



言信 卷之一 三十一  
受寒熱脩成不知誰家廝居此既而誅尚主不逾  
年身居之事固有不可知者

黎丘丈人惑于似子者而殺其真子瑯琊巨伯秦惑姓  
于似孫者而殺其兩孫凡似之亂真未有不反為  
真害者也

犒涇師以糲食者致返戈大呼而天子蒙塵給募卒  
以廩麥者致譟聚趨府而節帥被軻李絳此皆以蒼  
黃遇變故也趙宋荆南之卒因所給縑帛故惡不  
堪紛紛睨視偶語變且不測轉運劉述不知所為

尚有韓魏公知  
定州給米事

賴張師正州鈐轄挺身慰諭羣校帖然受賜去若師  
正者庶幾有濟變畧矣不然幾何不為涇師之返  
戈募卒之剽刃

程嬰公孫杵臼二塚在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至宋元  
豐中因議郎吳處厚上書始建廟加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

忠智侯以時致祭處厚言之是矣第因屢失皇子而

恐其為厲則大可笑也夫二人者生前存趙孤以  
全忠義豈死後剪他裔以求血食耶

韓魏公之第也太史奏五色雲見及其卒于相州也

言信  
先一夕星隕園中櫪馬皆鳴又先時有冰稼

熙寧三年

畿輔大雪

山頽

華山

之異公實應之大臣身繫國

重休咎動有先徵若此

寇萊公呼丁謂為鶴相

謂以令威之裔好言仙鶴故人以此呼之

猶李逢

吉呼牛僧孺為丑座時以為的對余以為鶴相不

如對牢公蓋李德裕嘗斥僧孺為犢子又目為太

牢公云

范仲淹受鍊銀者之托後出其方與金授之其子封

識宛然張乖崖試燬汞者之術既成尋送大慈寺

彼有願見水銀銀一錢與知制誥一日無恨者

右拾

遺夏侯

視二公何啻徑庭

小人思中人主之欲其說必有所托而進宋侍讀林

瑀自謂洞于周易嘗以仁宗時合易之需需之象

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謂須頰宴遊務娛樂始合卦

體而天下治仁宗駭其說斥之向令售于陳隋之

季必且為淫昏之忠讜矣又英宗即位初有獻繼

聖圖者

著作佐郎甄復

以天書為降聖之兆油紫為猶子

之祥再拆御名為繼照之義語極不經冀以取悅

人主而英宗直怒其妖妄令中書削官停任嗚呼  
神鑒若二宗又何必藉明于指佞艸乞霧于觸邪  
獸哉

王荊公銳意行新法動與正士牴牾故不得不用私  
人羽之以求快于一逞而一時奸黨始多方諛媚  
以希合有乞以天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一切罷  
異議者郭祥正有因其始封舒又倅舒遂于舒州築  
傳岳亭者李師中有曾詆熙寧新法不可行忽作巷  
議十篇盛言新法善者吳孝宗有請以殊禮待宰相

子雱為樞密諸弟為兩制京師賜第宅者練亨甫

丞鄧綰上諸人獻諛士風掃地毋足論矣可謂非

執政啟之乎吾不敢必荊公為小人因諸媚荊公  
者并疑荊公非君子也

成敬奇大理正視姚崇疾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放

之曰願令公速愈也鞏申光祿卿為王介甫壽以大

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兩人諛媚可笑異時合轍第聞姚相之惡敬奇不

聞介甫與申忤也兩公之品懸矣放鄭聲不若遠

佞人平甫安國一言乃介甫頂門針然則介甫寧惟遠慚姚相

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此君子和而不同之證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王安石呂惠卿見蘇

軾州此小人同而不和之證案子瞻制詞本莊子制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取以狀小人而小

人之狀盡矣

初有孫生者詣文正公范仲淹索米養母文正識之補為學職授之春秋後十餘年泰山下有孫明復先

生以春秋授學徒朝廷高其道德召至太學則嚮

者就文正索米孫生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大矣

藉若人以困阨終即以彼其林安所自見哉夫文

正識孫生奇矣乃孫生必就索于文正亦誠識公

也古人粟必求于仁者記云必求仁者米不索于

胡奴陶侃子有以夫

司馬溫公嘗服呂獻可先見蓋一日並轡入朝呂云

將攻新參王介甫時介甫新入政府紛更未甚著而

獻可已力排之見賞溫公是已不知作辨姦論者

蘇業先獻可知之時介甫尚在館職鑒識不允遠  
乎胡公未之賞也豈公于不億逾有餘而先覺或  
未逮耶倘新法未至盛行公不必心折獻可

韓詩多悲

韓詩三百六十首  
哭泣者三十首

白詩多樂

白樂天詩二  
千八百首飲

酒者九  
百首

夫詩以理性情多悲多樂恐無有是處

韓昌黎詩沈括以爲押韻之文終不近古呂惠卿則  
云詩正當如是王存是沈季常是呂昔有鴻飛天  
際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見者異耳自來評文  
章者率隨所見爲雌黃詎有定論哉大都未詣其

域鮮識其文紛紜之論不足覈文品久矣

式微詩有泥中中露或云衛二邑名劉向以爲此詩  
二人所作也今之聯句或謂起于此亦可備詩說  
一則

韓擒虎之將逝也人有疾走至其家者曰欲謁王問

何王曰閻羅王擒虎曰生爲上柱國歿作閻羅王

足矣又蔡襄病革李邁

興化  
守

夢神人紫綬金章自

云欲逐代者邁詢之神曰余閻羅王蔡襄當代我  
明日蔡薨邁挽之曰不向人間爲冢宰却歸地下

作閻王本擒虎語

霍博陸光見夢吳景帝孫求立廟金山金山故鎮鹹

塘湖令不為民害。景帝從之。至建炎間。又建行宮于當湖。賜名忠烈王。愈著靈異。以四月十八日誕辰。浙人爭祀之。謂之小嶽廟。嗚呼博陸在漢。不能以立宣之績。全侯封在吳。宋顧以鎮湖之功。享王祀。悲夫。大氏英雄豪傑。生前赫赫。歿必不泯泯。如項羽沒為憤王。多居吳興郡之聽事。因安床幕為神坐。前後郡守皆于聽拜。祭以軛下牛。有不虔輒

作祟。迨蕭琛至郡。獨遷其廟。并禁牛祀。亦竟無他鬼神事。正在有無間乎。

海鹽縣齊景鄉有齊景公廟。相傳景公遵海而南。曾游于此。因為之立廟。豈當年行晏子之言。與發補不足。民猶有遺思耶。不然何東並渤海南登瑯琊者。秦始皇不聞人尸祝之也。

天聖中。侍中馮拯薨。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

毛。成馮拯二字。馮氏以金贖之。又元和六年。惠州

一娼蓋是李林甫後身雷震。夾脇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

毒虐美權帝命震死卽此二事冥報灼然可爲骨  
寒毛豎然吾于林甫稱快矣而馮拯氣貌嚴重頗  
得大臣體不知何以得此譴也拯自奉號侈靡及  
內司賓撫問者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由此推  
之拯生平或多陰謀未可知已

雷德驥劾趙普罷相普之再召也德驥懇求去太宗  
曰朕終保卿必不爲普所擠又其子有終平蜀以  
私財犒士至逋三萬緡真宗特出內帑償之二主  
者一保直臣之終一恤名將之私吾有取焉

裴晉公賦鑄劍戟爲農器云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  
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彼其蕩平淮西  
之氣概見矣范文正賦金在鎔云倘令區別妍媸  
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彼其出入將  
相之局幹徵矣王沂公賦有物混成云不縮不盈  
賦象寧窮于廣狹匪彫匪琢流形罔滯于盈虛則  
鈞陶區夏之規摹定矣三公事業在唐宋偉然而  
業于詞賦間預兆乃知古人先資之言不虛寄也  
正之爲征爲秦諱始皇名正也羅勒之爲蘭香爲趙諱石勒

也呼香印曰鳴羅諱在藝祖匡胤語訛呼蒸餅曰

炊餅諱在仁宗貞語訛錢近蒸肅諱鏐吳越間謂石

槠為金櫻劉為金畱為田畱任為駐任楊行密據

江淮民間謂苻溪為菱溪蜜為蜂糖蓋諱在民口

一也而或不敢斥或不忍斥則出之民心者迥殊

矣他如李賀父名晉終身不舉進士劉溫叟父名

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華毋乃諱而近愚乎善夫

杜祈公衍之言曰父母之名所諱在我他人何與

其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

賊耳斯則達人大觀為人開不諱之門者也

唐文宗嗜蛤一日蛤中現二菩薩像螺髻瓔珞足履

菡萏隋煬帝事相同文宗敬致之興善寺吳興郡益剖

蚌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宗益奉

以歸慈感寺又唐詢家烹雞忽火光出釜中視之

有未產卵化菩薩像坐蓮花自是詢家誓不殺生

大慈悲父示現灼然若斯奈人猶弗悟至有一小

飲殺命數萬如孫承祐吳越王者

秦王方一區宇而赤帝子已生豐沛曹瞞方窺漢鼎



而典午氏已入幕府。梁武方傾齊社，而山家小兒侯景見寶已生漠北。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之襲其後也。

竹雞善鬪，取者激媒使鳴而致之。鷓鴣好潔，取者埽地布穀而獲之。麋行必循一逕，設緼者跡行處禽之。海魚吐黑水以蔽其身，漁者見黑水網之。他如啣蘆者自衛，共穴者備鋒，結陣者禦暴，捷稱韓氏。盧狡稱東郭，魏寧智不足，周身總無奈，人巧取何故。譚子云：直疑自古無君子。

一魚鮓也。孟宗母以見寄，非避嫌。陶侃母以見遺，為

增憂。一甕器也。許屯田失其名令浮梁而不買，程嗣

宗少卿作饒州而不置，可見官箴凜如微至。熾介不

容苟取。昔吳祐以寫經當脊嫌疑，潘子美以寫書

亦是罪過。郎基以木枕亦不須作，而時苗之留犢

壽春為令時所生裴潛之留床，兗州為兗州時曾作胡床真能嚴

簠簋之飾，遠蕙苴之謗者也。

以三傑著者。西漢為最，東漢次之，而唐非其倫已。唐明

皇賦三傑詩賜宋璟張說源乾曜蓋以比蕭張等

王安石初爲新法而其弟安國非之韓絳附會安石  
而其弟維爭之曾布陰禍善類而其弟肇移書勸  
之邪正相反誠判若參商亦由局外之見易怪于  
當局也至若王處仲親爲叛逆而其弟筮法深獨  
脫然遊方之外此尤品之最卓者乎吾必以爲王  
氏之白眉

劉貢父滑稽善謔酷甚矛刃而晚得惡疾王景亮結  
社相嘲號猪嘴關而舉社齏粉呂惠卿中傷黃魯直好  
作豔語詩詞盛傳而秀公以爲當受泥犁業報然

則妄言綺語偷快一時而人非鬼責固莫逃幽明  
之罰矣

古之異人去來必有所自微子感牽牛星顏子感中  
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東方朔感歲星則  
生而稟星精者也傳說爲箕奚仲四星造父王良並

星各垂象于天則歿而成列宿者也又如唐房琯  
爲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主宋晁迥靜居天玉楊  
億武夷君陳堯咨南庵主張方平山藏院知藏歐  
陽脩神清洞主韓琦紫府真人富弼崑崙真人王

言信 卷之一  
曾青州堂和尚蘇軾陝右戒禪師皆生而知前身者。蔣濟爲南山伯荀頌爲泰山君。劉聰須遮國王。韓擒虎蔡襄並閻羅王。皆死而知後身者。狄靄慶親爲袁粲門人。而抱首粲子者慶也。周某史失其親爲陸超之門人。而手斬超頭者周也。陶穀親爲晉相李崧所錄用。而構成崧族誅者穀也。究也。狄被噬于鼯狗。周折頰于墜棺。陶之坟墓門屢遭雷殛。而骸骨不少留。彼其仇視恩地不祥莫大焉。鮮克令終。固其所已。

李伯時工于繪馬。法雲師謂死後必入馬腹。伯時有省。求度于師。師曰。但學畫大士像。此念旣專。彼念自薄。善哉。秀公之言。蓋所謂對治法也。夫繪馬者。直手模其形。猶然不可矧入。自禽門者。雖覩然而人面哉。心神已皆獸已。牛哀化虎。楚姬化黿。皆是物也。倘求度于秀公。吾不識何以解之。

剖冰而雙鯉躍出者。王祥也。叩凌而一魚踊出者。王延也。卧冰而童子送鯉者。楚僚也。泣禱河神而冰開得尺許。鯁者。查道也。又焦華冬中得瓜以愈父。

病王薦雪中得瓜以止母渴孝思所感動植之類  
以非時應之彼季夏思凍魚膾仲冬思生地黃  
者即以南面之尊切責有司至加大辟而猶不得

慕容廆因苻后思食故必欲致之吾以是益信孝感之神

李行簡父病癱楚甚行簡為吮不唾于地父霍然病  
已夫吮癱一也在行簡出之至性即孝治天下者

猶或難之景帝為太子時為文帝齟齬而色難之尚已如鄧通則希

以固君寵通嘗為文帝吮癱吳起則欲以結士心卒有病

為吮佞倖無足道而起亦無取焉何者吾薄其殺

妻并知其愛士非真也

陳遺母愛子失明孫恩之亂母子相離遺號咽而目旋豁闇元

明母念子失明為郡守違養元明婦養而目頓開李虛

已之母目全翳虛已舐睛二年而勿藥自痊嘗疑

舜稱大孝能格父頑豈獨不能療父瞽則類林載

之矣舜母詣糴所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抱婦

拭父目目尋明真元賦亦云舜糴于平陽而父認

之乃拭其目目以光明第二說殊不經恐不足據

說儲卷之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著

董宣令洛陽格殺湖陽公主奴高恭之爲中尉。捧破壽陽公主車。章憲太后之族殺人。陳洎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伸。遂案驗具奏。當其時三公幾不免虎口哉。卒之董洛陽獲賜三十萬。高中尉清直見褒。陳開封亦不及罪。顯名由起。卽斯以觀。繞指者不必達之媒。強項者不必窮之路。昔人云。直如絃。死道邊。不必然之說也。

一日供也。何曾日食萬錢。子劭一日之供以二萬為限。任愷一食

萬錢而相齊者。炙僅三七。晏子春秋晏子食脫粟之食炙三七五卯苦菜

相漢者食止一肉。史記公孫弘食一肉脫粟之飯。一羹燈也。寇萊

公不點油燈。煨燭達旦。而杜祁公不煨官燭。何奢儉相

縣若此。究其攸卒。晏子公孫相業爛焉。而曾擬謚

于繆醜愷。挫志于散卿祁公介福。考終而萊公播

遷遲暮。儉為共德。侈為大惡。信夫。

毛玠以儉率人。一時貴寵。輿服不敢過度。長吏垢面

羸衣。軍吏朝服徒行。楊綰以貞廉入相。而崔中丞

寬池館臺榭。即日潛毀。郭中令子儀座內音樂頓減

五分之四。黎京兆幹驟損騶御。止畱十騎。儉德所

風。一何化肖之速也。余以謂古人相成類有深意。

即如汾陽權傾天下。而朝不忌侈。窮人欲而人不

罪。其何有一縮縮相之日。顧必首為節約。此匪徒

倡百僚。正以成公權縮字也。君子成人之美。意深遠

矣。

畫錦堂記。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歐公于每句益

一字。仕宦富貴下各添而字。滕王閣賦。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後人欲每句去一字。去與共二字

富彥國力薦介甫于朝。及介甫秉政。大乖物望。富公悔之。向張安道譚次疾。介甫不已。安道不荅。公曰。安道是介甫耶。張曰。公自不知人。今將何尤。嗚呼。當事者進一匪人。便致僨事。後雖追悔。國已踣。不可為已。此與妄引庸醫。悞傷主人者何異。

陳恭公之判毫也。人多獻老人圖為壽。而其姪世脩獨獻扁舟五湖圖。且有名。遂身退之贊。恭公甚喜。即以此司徒致仕。韓持國之守許也。人多致諛詞為

壽。而崔子厚獨以詩警之。末有挂冠高節。莫因循之句。韓再三嘆咏。即以此少師致仕。古之人諷者。不惜冒忌諱。受者不難謝榮名。君子兩賢之。

王介甫偶譚及劉更生。向事以為炎祚既衰。更生猶然強聒。近不識時。坐間議者。芬如韓子華。一言辨之。曰。不然。更生同姓之卿。豈容嘿嘿就斃哉。一坐嘆服。余曰。此孟子齊宣王問卿章義疏。

公孫弘以布被見譏。譏以詐也。范忠宣亦以布被見

譏。公門下多食客。作布衾數十幅。以待寒士。時人為之語曰。孟嘗有三千朱履。范公有三千布

被譏以儉也。君子曰與其詐也寧儉。

王侍制子野食列珍品甚饒有水先生學老子能前知適至王

令擇可于口者生品視良久曰皆未可惟飢可下

飯此即晚食當肉之說也。

湛子文利令江夏動省過失設有小愆輒以狀自劾

使吏望闕呼名已唯諾示改范忠宣薦之誠故也

蘇世長在陝州部內有犯法者世長自撻于都街

五伯鞭之見血世長楚痛走觀者笑之詭故也余

于子文猶有說焉有過則改責在迅速望闕呼名

恐罪已者未暇也夫與其顯出改過之名孰若嘿

脩改過之實君子必以閉閣思過者為優

彭思永微時夢人告曰爾生為兩制死任秦州後果

得秦州堅辭易江寧至淮促裝登舟尋卒蓋秦淮

亭下舟中也數之不可逃若此岑征南死彭地名

正觸岑彭諱睢固死射犬固小名兎兎見犬必死竇建德死牛渚

童謠曰豈入牛口勢不其為期數使然一耳若漢

得久竇果死于牛口渚柏人者迫于人也遂去之違之以全福此則天

高忌柏人之名柏人也之所興又未可以常理格也



潘允侍郎見程正叔程舉孟子孜孜善利二語為問潘

未尋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賢亦知今之所謂善

乃古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以為悟一生之非

又陸子靜淵講義利章至令聽者泣下墨悲素絲

楊哭歧路為舜為跖分處甚微君子小人行處各

熟世之人何沒沒也吾于程陸之言有省

陸子靜知荊州有訴人殺其子者子靜曰不至是其

子果無恙或訴被竊未得主名子靜出二人姓名

令逮捕之一訊具服此上習知其下也范忠宣尹

洛人有告老翁矢犢者老翁置不問再告自若人  
問故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為盜已而犢還此下習  
知其上也

鴝鳥一名同加寰宇記一名雲白抱朴子良規云渴者恣

取飽于鬱肉漏脯一名擅雞廣南異物志雄謂之運曰雌謂之

陰諧有鴝鳥處犀必生焉物類相感志云犀蘸角水中則水無毒造

物者誠懼鴝毒之傷物也古人得鴝或注之江子尸

云駙馬共見擔鴝者盡買之而注之江或燒之街晉書又見或殺而

焚瘞之過庭錄范忠宣宰襄邑時漢官儀云夏至賜百官臬羹

欲絕其類也。焚鳩倘亦食臬意乎。嗚呼祥麟威鳳人幾見之。而每患其少。鳩毒臬鳴人思絕之。而每病其多。芝英珍而不泄。荆棘薙而彌原。吾于是乎有感。

檀珪與王僧虔書曰。飢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此四語直勘破古今人情。按獅子搏獸止以掌擎而吹之。毛自脫落。檀珪落毛之說。本此。梁郭祖深上封事曰。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鑿診則湯熨散丸。

皆先自為也。臣謂為國之本與療病相類。嗟乎朝廷之上。人屏自為心。矢為國心。國庶有瘳矣。

齊豫章王蕭有云。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洗。以謂政存大體。無庸猥瑣。此真長者言。

天官時日之說。明者不執。闇者拘之。故往亾可以與

師。宋武帝反支可以通奏。漢明帝四廢可以拜節。宋

帝拜將南辰日可以發哀。唐太宗哭彼羣忌。苟禁

者闇于識耳。

漢制反支日不上書。至明帝獨駁之曰。民既廢農。遠

來詣闕而復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寬之也乃  
勅公車受章不避反支有君如此誰謂君門遠于  
萬里哉今銅墨之吏每鞫一詞動經時日亦曾念  
及廢農遠來詣公門者不

雜阿含經有彈琴一喻極佳急絃緩絃無有是處不  
緩不急然後發微妙雅音譬之學者精進太急增  
其掉悔精進太緩令人懈怠當平等脩習攝受莫  
着莫放逸莫取相此卽深造自得之義也又楞嚴  
經云譬如琴瑟笙篴非有妙指不發妙音不緩不

急善調其適所謂以妙指發妙音者乎

張璞父歿不葬後璞歿未幾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  
罪陳彭年執政人號為九尾野狐彭年歿再傳孫  
達發其墓亦以取金帶抵罪不善之報曾爽乎哉  
宋藝祖謂陶穀一雙鬼眼神宗亦謂杜常一雙鬼眼  
穀傾危士也常折節學問無戚里氣河陽久旱下  
車而甘雨隨直州河決及坐而橫流止此可與穀  
同日道哉舜目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皮相何足  
以盡人

相法足下有龜文黑子並大貴張仁愿示之安祿山而祿山亦以呈仁愿遂約爲義兒西門軍容示之吳行魯而行魯亦以呈軍容曰吾爲汝成之郭汾陽示之渾咸寧咸寧亦以呈郭晒曰不逮吾足相之貴一也汾陽最矣祿山羯虜軍容刑餘何以稱焉

開元禮不著凶禮諱國喪也唐定邊事三十年國史無一言及之諱國惡也傳燈錄不著二祖償宿債諱忍辱也說者以爲切要因緣俗學翻諱然則秉如椽之筆者必無諱俗學所諱而後可

趙韓王晉兩京起第門外皆列柴荆自堂筵及後圃制作並雄麗太祖幸洛見之晒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夫知其不純則豈木彊敦厚可屬大事者而胡爲乎顧托之重哉宋祖于是輸却漢高一籌

六月飛霜世傳以爲燕惠王時鄒衍繫獄所感故江淹云賤臣叩心飛霜擊于燕地然往牒多有之如證聖元年六月陸地實霜殺州五行志大同三年六

月青州煦山實霜南史景明元年六月丁亥建興郡

言信 卷之三  
賈霜殺州正始元年六月辛卯懷朔鎮賈霜三年

六月丙申安州賈霜並霧徵志末世冤抑干和陰慘著

異如鄒衍事者知不少已

賢如曾史必有一篇醜文字送歸林下謂彈章生前幾

無真是已惡如禱杙必有一篇好文字送歸泉下

謂諛墓文以後幾無真非已然則好脩者奚勸恣睢者

胡懲余矯之曰卽有醜文字不赦曾史况必有存

古之直道者乎卽有好文字不捨禱杙况必有爲

鬼之董狐者乎

人情多解去聲則多好宋武帝與臧仲文論音樂云正

恐解則好之蓋旣解而好鮮不從好成癖癖則不

可挽也已昔之懲噎廢食者謂書亦不必好欲并

棄之余謂不然人生惟此一好終身焉可耳征南

之左癖玄晏之書淫可與慕羶逐臭者同類而共

非之哉

南史劉悛強濟有世調善于流俗嗚呼人不合世調

而能諧世者有幾

蘇武年老子前坐事武子與上官桀武因平恩侯

言集 卷之二  
九  
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帝許致金帛贖之以爲郎當武仗漢節卧起時不難身膏州野而獨難絕一胡婦情欲之際能柔剛腸如此哉忠義之後不爲若敖蓋亦有天意焉

馬稱驕騮驥牛譽郭椒下櫟盧以韓氏爲良鬼惟東郭爲狡獸之有逸材者皆見記識獨奈何人而無聞

裴晉公嘗云雞豬牛蒜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又有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

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晉公真得逍遙遊者乎史稱裴公美休深于釋典中年不食葷酒香爐貝典不離齋中咏歌贊唄以爲法樂余謂猶其淺者也至如晉公乃深于禪者

白香山之樂天院王平甫之霧芝宮方生存時已有設而待之者矣又安知此宮院者非卽兩公來處孫思邈著千金方又作千金翼醫家以二書爲司命則其活人之功亦侈大矣第中有用蠹蟲水蛭類坐不得冲舉甚哉天道之惡殺也

楊中立見伯淳于穎昌相得甚歡見正叔于洛與游  
酢侍立不去滕達道遊范文正公門頡頏公前無  
所顧避達道後一名臣一太學生游章子厚門偶譚易語  
涉荒忽子厚亟命杖之哀鳴乃釋此生後為館職先輩成  
就人林寬嚴不同譬之陶家之埏埴冶氏之鎔鑄  
蓋並有化工手

說者謂阮籍勸進文附昭之情畢露以是罪籍而不  
知籍之得罪名教不特此也母方終時猶圍碁決  
賭則其無人心久矣方且喻禪蟲以姍笑世人倘

有歌相鼠還以責之者籍謂之何

阮籍遺落世事不拘禮教及教其子渾則曰仲容

咸

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元延祖弃官反初服嘗

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

薪以為有生之役盡此及戒其子次山輩則曰兒

曹逢世故

時祿山反

不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

辱古人父子相期不必出于一途非以器各有適

故耶

政和初朱冲希上旨取大檜以獻白樂天手植者

在蘇

之州槁然于道。悟空塔前者覆没于海。

大舟載之入海舟隨

沒惟陳霸先宅庭者僅免。常熟舊有七檜在城西。

偏致道觀相傳。梁天監中物狀有如虬龍者。餘並

蒼翠。可把余猶及見之名畫家。嘗寢處其下。累日

夕。力模之苦。不得其彷彿。當征和時。得免朱冲之

獻亦幸矣哉。而今且剝落殆盡矣。世之衰也。至古

物亦不可留。可為一慨。

為張文定。則一榜盡賜及第。為富鄭公。則制科不試。

詩賦。

富弼布衣召試以不能詩賦懇辭

重一人之賢而輕變命官。

課士之功。合豈所謂設天網以羅之耶。固宜古之

得人。

沈文通喜吏事。資亟斷以療疾。韓持國喜音樂。藉曼

聲以却暑。范德孺喜琵琶。需繁絃以就寢。三人者

必有待而後遣。所養可占已。又孫龍圖喜讀書。晚

年病目。輒命二人。要讀。

左氏西漢等書

于。傍余謂差得之。

暑中偶得葉夢得氏避暑錄。夢得一日苦熱。自訶曰。

冰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

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為舌樂耶。余味之。有省。不啻



大火聚中一服清凉散也。大氏人中虛圓不過徑寸事物交滑俄頃間便自如炎如米此如炎如米者孰爲之徑寸不有也。藉令以虛圓還之徑寸必且以如炎如米者還之事物何地非清凉國土乎。南華經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之人也。其游于世則何異米蠶火鼠之適也。

晏元憲與客宴飲稍闕卽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米元章邀蘇子

瞻飲列紙三百置饌其傍每酒一行伸紙作字一二幅小史磨墨幾不能供飲罷紙亦盡乃更相携去。先輩風流卽一盃酌間不念以詞翰相課亦異乎以飲食遊戲相徵逐者矣。

古尊宿之教亦顧承當者何如卽如雲門棒臨濟喝必機緣輳泊一棒一喝便成領悟不殊非其地而樹之不生非其人而語之不聽豈特吾教爲然。

說者謂子房出于黃老孔明出于申韓爲黃老則近道爲申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爲而申韓必求勝

此子房孔明所以異也。余謂一當赤帝之興，一噓炎祚之燼。孔明時勢較子房為難，一辭漢全軀，一捐軀殉漢。孔明心事較子房為實，其為人傑，吾不能伯仲之矣。

晉范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授之方云：捐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間外視四。旦晚起五、夜蚤眠六。括其要，余謂專內視盡之。天隱子曰：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按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

且天審能專內視學道之功半矣。豈僅可療目疾已哉。

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僂盛于麈尾。自呼譚士，此王僧虔戒子書也。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藉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譚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汲鄭。此皇甫湜與李生書也。士習偷薄，自當時已然。何怪後之輕肆者日益甚乎。

唐張倬捧登科記曰此千佛名經蓋豔之也既入仕  
版則豔者又指除目為聖書矣

盧志問遜

機祖

抗機父

于陸機機曰如君于盧毓

志祖盧珏

志父後機雲之歿志與有方機言

唐王保定著

云杜甫醉

後厲聲問嚴武曰公是嚴挺之子武變色曰君乃  
杜審言兒攷之新舊唐書並云甫登武床瞪視曰  
嚴挺之乃有此兒舊書謂武雖急暴不以為忤新  
書則謂武中實衡之一日欲殺甫武將出冠鉤于  
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然則甫亦危矣哉余

謂為人子孫當以杜祁公無家諱為法對人子孫  
當以陸士衡觸家諱為鑒

唐王播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  
訖播題詩壁間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媿闍黎飯  
後鐘後二紀果鎮是邦僧以碧紗幕其上播續之  
曰二十年前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今之傳奇  
竟以屬呂文穆蒙正大可笑也文穆父龜圖起居郎與  
其母劉不相能并文穆逐之頗淪躓窘乏龍門山  
利涉院僧識為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岳為龕居之

文穆處其間九年及秋試廷試並第一人後諸子  
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嘗爲之記夫認  
文穆爲王播已自不倫而以鑿鼎處貧士之善知  
識厚誣爲飯後鐘之閣黎亦冤甚矣傳奇中如此

類甚多

段文昌事與  
王播相同

姑姪母子孰親人知狄梁公一言感悟女主不知李  
昭德嘗兩及之方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  
德密奏曰自古帝王父子間猶相篡奪况在姑姪  
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僂寶位寧可安乎則天矍

然曰我未之思也又洛陽人王慶之上表請立武  
承嗣爲皇太子昭德杖殺慶之因奏曰世豈有姪  
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乎則天寤乃止昭德兩言  
蓋亦與狄公相附和者昭德以凶終見掩惜哉

梁蕭琛預御筵醉伏武帝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帝  
正中面帝動色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慄禮云是謂君臣爲詐其此乎又唐高祖呼  
裴寂爲裴三明帝呼宋濟爲宋五德宗呼陸贄爲  
陸九並近千媾然終不失泰交氣象

言信  
楊相公

嗣復父僕射

新昌之宴

時僕射入覲揚相率生徒迎之

揚汝士詩

後成警句曰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元白嘆服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裴令公  
東洛之宴揚汝士詩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  
谷有高人白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澹主活元曰  
樂天能全其名詩一小技也昔賢猶不免護前至  
公爲藏拙又况晚近好名士乎固知名爲必爭之  
器矣

魏孝文得彭城王勰暮春應制詩爲改一字勰謝曰

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瓊琢一字猶是  
玉之本體古之爲君者不欲自居一字之工唐相  
讀春秋誤以叔孫姑注救畧反勅畧爲救咎小吏正之  
因檢釋文果勅畧及公因號小吏爲一字師古之  
爲相者不惜自夏一字之誤

趙康靖公

槩

以黃黑二荳分投一器志其念之善惡

初間黑勝于黃久之黑僅有存者及謝事歸二念  
不作并荳亦徹去古人密于攝心如此知必不墮  
黑業矣

慶曆中西方用師韓范皆為招討副使尋罷仁宗憂  
邊事無所屬獨王文安公堯以為非二人不可皆  
請還之始與當權者忤竟寢既公言驗于懷敏之  
公嘗言涇原賊所由入宜預仁宗始悟二公還  
賦備後葛懷敏之敗正自涇原而元昊降矣帥臣欲立功于外信非有人于明主  
之側不可

劉原甫以博物稱有得端硯者刻云天寶八年冬端  
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原甫見之大笑曰天寶安  
得有年自天寶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名郡刺史

皆為太守此刻何為者其人不欲復出或得古鐵  
刀以獻公曰此赫連勃勃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  
者也果得之夏故地又或遺之玉印文曰周惡夫  
印公曰此漢條侯者蓋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  
縮孫封亞谷侯漢書作惡谷是也夫欲物色真贗  
信非精博不能今之骨董多以贗亂真如宋人寶  
燕石者不少正緣世無博物君子耳

石季龍時太武殿畫古賢悉變胡狀旬餘頭悉縮入  
肩中梁武帝太清元年舍身光嚴雲殿游仙化

生皆震動三日乃止永熙二年平等寺浮屠成孝  
武會萬人于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又孝昌  
三年平等寺金像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  
人號曰佛汗明年爾朱入洛陽誅戮百官歿亾塗  
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五月莊帝北狩永安  
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至十二月爾朱入洛而  
莊帝崩晉陽矣宋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手忽振  
動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  
竟屠城去又宣州大火先時有鐵佛迭前迭却若  
俯而就人者火尋作夫像不過幻相耳胡然而動  
胡然而涕其示衆生知趨避乎衆生方且恬爲處  
堂燕也佛亦如此劫數何

詩經

卷之三

九





417a

